

——记萧友梅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会——

乐 西

萧友梅先生是我国“五·四”至三十年代时期的著名音乐教育家，他把毕生的主要精力都化在音乐教育工作上，同时也从事创作和理论的研究。他是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和主要奠基人，他对培养我国的专业音乐人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年经他培养的学生，其中许多早已成为我国音乐界的骨干力量。对于这样一位有贡献、有成就的音乐前辈，理应得到音乐界同行们的缅怀和纪念。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是萧先生逝世40周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协上海分会、上海音乐学院正式决定分别在两地举行纪念会和萧友梅作品演唱会，追怀这位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工作的先驱者和奠基者。

北京的纪念会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首都音乐界二百多人参加了纪念会，并观看了萧友梅生平图片展览。出席纪念会的有吕骥、孙慎、李焕之、赵沨、喻宜萱、江定仙、吴祖强、廖辅叔、关鹤童、任虹、李德伦、易开基、朱咏葵等以及萧先生的亲属萧淑娴、萧淑芳等和专程从意大利回国参加纪念活动的萧先生的长子意藉著名现代派画家萧勤。纪念会由音协付主席孙慎主持。他在致词中肯定了萧友梅先生的贡献和历史地位，并指出研究我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包括研究总结萧友梅先生在音乐工作上的实践和经验，对于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音乐文化是有着现实的意义。

中国音协付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在会上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针对过去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出现过的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缺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萧友梅在音乐教育上作出那样的贡献，在创作上取得那样的成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萧先生作了一些前人没有作过的事业和贡献，这是应给予历史的肯定的；衡量一个历史人物绝对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去进行苛求。

接着，曾同萧先生共事过的廖辅叔教授介绍了萧先生的生平事迹，萧淑娴教授作了题为《怀念叔父萧友梅先生》的发言（见本刊50页）。之后，萧勤先生在他充满爱国热忱的讲话中，对中国政府和主办单位表示感谢，并深情地说：“我父母虽然都已不在人间，但是祖国仍然是我的父母，大陆仍然是我的故乡，”他认为这样隆重的纪念会的举办，“证明人民政府是珍重民族文化遗产并且是要它发扬光大的。它使我看到中华民族文化中兴的明显迹象。这是非常使人鼓舞的，特别使我们这些浪迹天涯的海外华裔艺术工作者们引为自豪的。”他表示，一定要把祖国文化艺术中兴的盛况以及到会的文艺界前辈和朋友们为祖国文化事业艰苦操劳的刻苦精神带到海外去。

最后，中国音协主席、也曾是当年萧友梅先生的学生吕骥也作了即席讲话。

纪念会后，中央广播合唱团和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讲师叶佩英、王秉锐演唱了十多首萧先生的音乐作（下接53页）

线条和声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取代了正常的功能关系，而且破坏了和弦结构本身的正常叠置关系，甚至可以构成同音名不同升降的两音同时存在的和音。这些矛盾音同时结合的根据便是它们各自的声部运动必然的趋势。

（未完待续）



右面是孙中山先生赠给他的作为临时总统府工作过的纪念像片，左面是先祖父像；对着钢琴是一巨幅巴赫画像。这些像片表达了他所崇敬的人物。两侧挂着一付对联，上联是“岂能尽如人意”，下联是“但求无愧我心”，表达了他对工作的态度。他的确是一位无愧于心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身勤勤恳恳、舍己为人的音乐教育事业的好工作者、好教师，他的这种精神将是永存的。

叔父的正直严谨、高风亮节是有口皆碑的，无庸我这里更多的表述。每当回忆他在北京那一段的生活时，他琴室中的陈设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三角钢琴靠着的墙面上正中悬挂着贝多芬像，下面中间是萧邦像，

附录：萧友梅先生解放前已公开出版的主要著作和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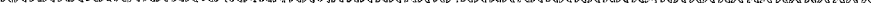
- 1 · 今乐初集 (高中用) 一册
- 2 · 新歌初集 (高等学校用) 一册
- 3 · 新学制歌唱教科书 三册
- 4 · 杨花

8·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诗) 合唱曲
9·新霓裳羽衣舞曲 (钢琴谱)

- 1·旧乐沿革(按:即中国古代音乐发展概述)。
- 2·朗诵法
- 3·国音歌韵

另外，萧友梅先生还曾在《音乐杂志》、《乐艺》、《音乐月刊》及《林钟》等刊物上发表过“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古今中西音阶概说”、“复兴国乐我见”等几十篇论文著作。

10·单篇歌曲：卿云歌、华夏歌、民本歌以及许多为中学、大学写的校歌。



品，其中有合唱曲《‘五四’纪念爱国歌》、《春江花月夜》、《围炉舞蹈》，独唱曲《南飞之雁语》、《问》、《杨花》和女声三重唱《植树节》等。

上海的纪念会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有六百多人参加。三十一日上午还召开了座谈会，表达了大家对萧友梅先生的深切怀念。

两地的纪念会的所有发言都给将自己毕生精力贡献于中国音乐事业的萧友梅先生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的科学精神,给音乐界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一致感到开展一个从萧友梅到聂耳的研究运动,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将会起积极的作用。